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 鲸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 鲸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杨善录 蒋勤荣 译

上 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鲸/(美)梅尔维尔(Melville, H.)著;杨善录,蒋勤荣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白… II. ①梅… ②杨… ③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15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0.5 字数 493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原本序言

赫尔曼·梅尔维尔 (1819—1891)

一八四一年元月，赫尔曼·梅尔维尔乘上了“阿库什奈特号”捕鲸船，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镇出发，开始了他的捕鲸航行。一八四四年十月，他在波士顿被美国军舰“合众国号”解雇。在这三年期间，梅尔维尔呆过三艘捕鲸船，参加过水手叛乱，曾私自逃离船只，与土人生活在一起，在火奴鲁鲁当过店员，最后在正规海军中服了一年役。在此之前的一八三九年，他曾作为一个普通水手，单程航行到英格兰。所有这一切冒险经历，为梅尔维尔的大部分小说和对生活的丰富想象力提供了素材。

当梅尔维尔登上“阿库什奈特号”航行的时候，正如《白鲸》的讲述者所说，他“出身于大陆上的世族家庭”，但“钱袋里没有钱或只有少许的钱”。祖父是波士顿的托马斯·梅尔维尔少校，诗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在《最后一片叶子》一诗中歌颂过他。外祖父彼得·甘斯福，奥尔巴尼人，是革命战争中的元帅，也是享有大宗地产特权的荷兰一重要

家族成员。但其父亲艾伦·梅尔维尔，是个破了产的商人，在赫尔曼十二岁时，他就逝世了。在梅尔维尔乘“阿库什奈特号”出海之前，他曾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包括短期的小学教员。

《白鲸》于一八五一年出版。在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一年期间，梅尔维尔曾写信给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我从二十五岁开始追溯我过去的生活，刚刚过去了三周，从过去到现在任何一段时间的画面，在我的心目中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我感到自己触到了苞蕾的花蕊，不久鲜花定会盛开。”在这七年中，梅尔维尔出版了六部小说，其中包括《白鲸》。《白鲸》问世后，他继续小说创作，但经济上每况愈下。后来，在公立学校当教员，他转向写诗，却没有获得成功。一八六六年开始，他到纽约海关当了一名稽查员，长达十九年之久。晚年，他又转到散文小说的写作，写出了第二部杰著《比利·巴德》，但到一九二四年才被整理出版。

《白鲸》

《白鲸》与梅尔维尔的其它小说，特别是前几部小说，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梅尔维尔的亲自经历为素材的。事实上，他的经历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厚实的基础，因为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真实性，也为他扩大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尽管事实确凿，梅尔维尔最具有传记特色的作品也不乏小说的想象力。梅尔维尔总是以唯美主义为目标安排一切故事，围绕士人生活与“文明”生活的关系，异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以及以船作为缩影反映整个社会的思想，来展开小说的主题。而且，梅尔维尔的所有作品都表明，他越来越关注现存的社会罪恶，这些罪恶既见于某些具

体部门，也见于整个宇宙。在形式与内容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上，梅尔维尔总是处于矛盾的抉择中，即为了赚钱的需要，还是保持艺术表现严肃性。

一八五〇年二月，梅尔维尔从英格兰回来以后，就着手《白鲸》的写作。四月，他从图书馆借出了许多关于捕鲸方面的书，帮助自己再现差不多十年前他所熟悉的世界。到了夏天的时候，梅尔维尔和他的出版商都说书稿已接近完成。后来，明显因某种原因，梅尔维尔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们现存的《白鲸》是一年以后，即一八五一年夏才完稿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重读了莎士比亚著作，获得了新的启示，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结识了纳撒尼尔·霍桑，并在熟悉他的作品。一八五〇年八月，梅尔维尔对霍桑的《古宅青苔》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其中包含有对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一些极重要的论述。《白鲸》出版以后，梅尔维尔写信给霍桑说：“我写了一本邪书，但我感到像羔羊一样洁白无瑕。”

“就叫我以实玛利吧。”这是句最富有戏剧性的句子，而且，现在已成为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卷头语。然而，小说并非真正由此开始，书名，献辞，“语源”，“选录”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以后的正文做好了准备，它们都有助于解释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境界，把梅尔维尔的捕鲸故事置于全方位的捕鲸文学范畴。这些是梅尔维尔用来使他的故事由个别变为一般，由特殊性变成普遍性的主要方法。

以实玛利是谁呢？首先，他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显而易见，他既不是一八四一年去捕鲸的那个还不成熟，读书不多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也不同于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五一年那个写《白鲸》的成熟了的，富有灵感的梅尔维尔，尽管他经常充当梅尔维尔的代言人。以实玛利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表演者。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以实玛利就是

故事。因为有了以实玛利的故事场面，我们才有了《白鲸》，而梅尔维尔自己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内容。

小说开头的二十三章主要是写以实玛利，确定了他为整篇小说的讲述人，也为他出航做好了种种准备。他去听取了马普尔神父的讲道，掌握了正统的《圣经》文句，从中引申出他对以后发生的故事的理解。他同野人标枪手魁魁格结为兄弟，成为知心船友，从而才有资格当一名真正的捕鲸者，而且比一般的基督徒更能容纳异己。他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佩科特号”这只传奇的捕鲸船，就是在这只船上，以实玛利在亚哈船长的指挥下捕鲸。在船只启航驶向太平洋以后，以实玛利有时似乎不见了，但是，在许多特殊的场合，我们仍经常想起了他，是他的声音在谈论着亚哈船长，“佩科特号”水手，以及白鲸莫比·狄克。最后，当然，以实玛利是唯一幸存下来透露真情的人了。以实玛利的幽默，明智，对狂人亚哈的了解，以及对全体水手的同情，使他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承担讲述他的故事的义务。

“现实超出了想象”——以实玛利这样来介绍他第一次看到亚哈船长的印象。梅尔维尔最伟大的文学造诣之一就是他为以实玛利和读者做好了让亚哈船长登场的准备，然而，他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物，所以，以实玛利说，现实超出了想象。以实玛利与佩勒格船长的谈话，与疯子预言家以利亚的邂逅，都从多方面为他接受亚哈做好了准备。然而，站在“佩科特号”甲板上的亚哈，却是“无限坚定和刚毅”，“脸上摆着一种苦刑”这些都超出了他的思想准备。亚哈的所做所为仅仅符合他的悲剧性的复杂心理，为了牢牢控制住所有水手。在“后甲板”一章，他终于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为自己复仇。

在航程中，亚哈的性格进一步显露了出来。一方面，他

与魔鬼费达拉结为盟友，另一方面，又与船上男侍者小黑人皮普交往密切，而皮普却像《李尔王》中的弄人一样，他的愚蠢经常会使他口吐真言。亚哈反对大副斯塔巴克，甚至强迫他去追捕大鲸。在同其它捕鲸船相遇的几次“联欢会”上，亚哈再三表白了自己。亚哈独断独行，专横跋扈，置险象环生的凶兆于不顾，这一切既表明了他的伟大，也显示了他的愚蠢。

亚哈是小说《白鲸》的主人翁，但是他是什么类型的主人翁呢？他是个具有英雄业绩的主人翁，是个代表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正义，美德，堪称人类的楷模吗？他的命运具有民族性，甚至具有世界性吗？或者，他是个浪漫主义的角色，既否定自我，又背叛约束抑制、习俗常规，还反对权威，甚至来自上帝的权威吗？或者，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某种瑕疵使得他落入深渊，以至于可悲可怖地死去吗？简言之，他是又一个麦克佩斯，或是又一个李尔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判断亚哈的追求，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白鲸的身份。因此，我们也必须问问自己，“白鲸”究竟是什么？首先，“白鲸”是一条真正的大鲸，这部小说伟大的一面就在于它是一部捕鲸史，是一篇鲜为人知甚至消失了的色彩斑斓、英雄无畏的生活故事。这本书讲的是大鲸和捕鲸的故事，很多情节虽然是为最终去迎战白鲸作准备，但并不与这条白鲸直接发生关系。这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小说，我们学到了大鲸的一切知识，大鲸的内在和外表，大鲸的寓言和实际，体验到捕鲸业生活的全过程，日常生活以及最激烈、最刺激的生活。在这一方面，白鲸就是大鲸之首，大鲸之王，它要向屠杀它同类的暴行复仇。

许多读者和批评家对书中中间偏后部分离题篇章的内容

感到费解，甚至怀疑它在小说中的必要性。事实上，以写鲸和描写捕鲸来提供真实的基础正是梅尔维尔小说的特色。它给读者以轻松愉快、丰富多彩之感，一时解除了那许许多多放下小艇追捕大鲸的紧张和暴力。同时，在书中进一步展开，会给人一种从新贝德福启航，穿过大西洋、印度洋，再进入太平洋的征途漫漫的感觉，甚至还会使漫长的海洋节奏与小说中安排的其它情节的节奏互相映衬，交相辉映。总而言之，这些所谓离题的篇章都是小说中心主题的合理延伸，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极具丰富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的神来之笔。

对于亚哈来说，白鲸不只是一条大鲸，或是大鲸之王，而是一只夺去了他一条腿的该死的大鲸。亚哈认为，莫比·狄克从一开始就是“那种无形的恶毒的天性”的化身，是“狡诈魔鬼”的化身。因此，亚哈一心要追杀白鲸，并且强制全体水手同他一起去追索白鲸。

但是，对于以实玛利和其他水手来说，白鲸的白色是个象征，这在第四十二章中有了充分的说明，在小说的其它部分也有过多次暗示。白鲸的庞大的身躯，本白的颜色，巨大的力量，优美的体形，可怕的形象，以及其它一些特点，使读者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它是自然的象征，有些人认为它是神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它是邪恶的象征，甚至有人认为是本我或超我的象征。这样复杂的象征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归结为一重意思。每个读者对于梅尔维尔的伟大象征大可以有自己的说法，然后对亚哈船长的生与死做出自己的判断。

一八五一年，梅尔维尔曾写信给霍桑，谈到《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他在信中所说的一切，对他自己是如此适用，因此，我把它选录下来，作为《白鲸》序言的结束语：“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像霍桑那样，把人类的悲剧方面更加

有力地表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悲剧指的是那些中庸的、天生的，在更深处起作用的人类思想的悲剧。我们还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像霍桑那样，对眼前的事实观察感觉得如此之深。我们所说的眼前的事实指的是领会现实事物的确切情况，即使危机重重，也不害怕。”

新不伦瑞克大学 小劳里亚特·莱恩

目 录

海色朦胧	1
毡制提包	7
喷水鲸客店	11
床 单	26
早 餐	30
街 道	33
小教堂	35
讲 坛	39
布 道	41
知 己	51
睡 衣	56
生 平	58
手推车	61
南塔开特	66
杂烩浓汤	68
船	72
斋 戒	88
他的画押	94
预言家	98
全体动员	103

上 船·····	105
圣诞快乐·····	109
背风岸·····	114
辩护者·····	116
附 言·····	121
武士和侍从（一）·····	122
武士和侍从（二）·····	126
亚 哈·····	131
亚哈先上，斯塔布后上·····	135
烟 斗·····	138
玛布仙后·····	140
鲸类学·····	142
斯佩克辛德·····	156
船长室的餐桌·····	159
桅顶瞭望者·····	165
后甲板·····	172
日 落·····	181
黄 昏·····	183
初夜班·····	185
午夜，船头楼·····	186
莫比·狄克·····	195
大鲸的白色·····	206
听！·····	214
航海图·····	216
宣誓书·····	221
臆 测·····	230
编垫人·····	233
初放小艇·····	236

残酷的人·····	247
亚哈的小艇和艇员费达拉·····	250
神灵的喷水·····	253
“信天翁号”·····	257
联欢会·····	259
“大鲸出来了号”的故事·····	264
荒谬的大鲸的画像·····	287
讹误较少的大鲸画像和捕鲸写生·····	292
画里的；牙雕的；木刻的；铁板的；石头的；山里的； 星星里的鲸·····	296
小 鱼·····	299
大乌贼鱼·····	302
捕鲸索·····	305
斯塔布杀死了一条鲸·····	309
投 枪·····	315
叉 架·····	316
斯塔布的晚餐·····	318
做菜的鲸·····	327
鲨鱼大屠杀·····	330
割 油·····	332
鲸 皮·····	334
葬 礼·····	337
狮身人面怪·····	339
“耶罗波安号”的故事·····	342
猴 索·····	348
斯塔布和弗拉斯克杀死一条露脊鲸·····	353
抹香鲸头——对比视图·····	360
露脊鲸头——对比视图·····	364

攻城槌·····	368
海尔德尔堡大桶·····	370
水池和水桶·····	372
大草原·····	377
脑 袋·····	380
“佩科特号”遇到“处女号”·····	383
捕鲸业的荣耀·····	395
从历史上看约拿·····	398
大颠簸·····	401
喷 泉·····	403
尾 巴·····	409
大舰队·····	414
鲸队和队长·····	427
有主鲸和无主鲸·····	431
头还是尾·····	435
“佩科特号”遇到“玫瑰蕊号”·····	439
龙涎香·····	447
被抛弃的人·····	450
手 握·····	455
法 衣·····	459
炼油间·····	460
灯·····	466
装舱和清扫·····	467
达布隆·····	470
腿和臂·····	477
长颈大酒瓶·····	486
阿萨赛第的树荫处·····	491
鲸骷髅的尺寸·····	496

化石鲸·····	499
鲸的巨大躯体会缩小吗?——鲸会绝种吗?·····	503
亚哈的腿·····	508
木匠·····	511
亚哈和木匠·····	514
亚哈和斯塔巴克在船长室里·····	519
魁魁格在棺材里·····	522
太平洋·····	529
铁匠·····	530
熔炉·····	533
镀金匠·····	537
“佩科特号”遇到“单身汉号”·····	540
垂死的鲸·····	543
看守大鲸·····	545
象限仪·····	547
蜡烛·····	550
初夜班行将结束的甲板·····	559
午夜——船头楼的舷墙·····	560
午夜上空——雷电交作·····	562
火枪·····	562
罗盘针·····	566
计程仪和测量线·····	570
救生圈·····	574
甲板上·····	579
“佩科特号”遇到“拉结号”·····	582
船长室·····	586
帽子·····	589
“佩科特号”遇到“喜洋洋号”·····	594

和 声.....	596
追击——第一天.....	601
追击——第二天.....	612
追击——第三天.....	622
尾声.....	637

海色朦胧

就叫我以实玛利吧。许多年前了——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那时，我的钱袋里没有钱。海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引起我的兴趣，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航行，见见世界的水域。这是我驱逐忧愤、调剂精神的方法。每当我觉得嘴巴变得冷酷，灵魂像是潮湿的十一月天，淋着淅沥的小雨时；每当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棺材铺门前，尾随在送葬队伍之后时；尤其当我的忧郁症占了上风，需要强烈的道义才能制止自己蓄意闯上街头，把人们的帽子一项项掀掉时——我便感到我得尽快地到海上去。这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代替品。昔日的加图以哲人的达观扑向了自己的尖石，我则悄悄地登上了海船。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差不多所有了解大洋的人都会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大洋产生同我完全类似的情感。

这儿是曼哈托岛域，四周都是码头，就像西印度群岛被珊瑚礁所环绕一样——商业，带来了浪花和涛声，包围着全岛。左右两边的街道都通向水边，尽头的商业区是个炮台，海浪冲洗，微风吹拂着它那宏伟的丘垤。几个小时以前，那儿还看不见陆地呢。瞧，那边观海的人群。

在一个梦幻般的安息日下午来城里走走吧！从柯里斯岬出发到柯恩蒂斯水湾，从那儿经过白厅镇向北走去。你看到